

尊敬的广大市民: “天南地北涟水人”微信公众号是涟水日报社推出的融媒体平台之一,目的是广泛介绍涟水籍杰出人士,将他们不平凡的创业故事和奋斗历程记录下来,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,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。热切希望广大市民积极推荐

关于推荐“天南地北涟水人”线索的公告

或提供相关线索,提供线索时请注明姓名及通讯方式。线索一经采纳,将给予一定的酬金。 广大市民可通过以下方式推荐:

1.发电子邮件、电话联系等方式提供线索。电子邮箱:634442600@qq.com;联系电话:13852262021、15052638262;地址:涟水县知梁梅大道150号新闻大楼五楼涟

水日报社。 2.“扫一扫”:用微信扫右侧二维码加关注(“天南地北涟水人”微信公众号)后,点击“人物推荐”即可开始推荐。

涟水日报社 2019年2月12日



“扫一扫”加关注

麒派艺术的传承者

——记国家一级演员、京剧老生姚中文

□朱惠莉

姚中文,国家一级演员,京剧老生,1967年出生于涟城镇,现任江苏省长荣京剧院副院长。他凭借在《主仆奇冤》《徐策跑城》等剧目中的出色表演,得到了业界广泛认可,成为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提名奖获得者。

1979年,12岁的姚中文,从几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,进入了淮安市文艺学校。“艺校的教学条件艰苦,但那时我一门心思只想学有所成,练功、学戏一样不敢怠慢。”谈及艰苦学戏的过往,姚中文心存感恩,他说:“曾经的那段学习过往铸就了自己永不满足的性格,也是如今自己能够在人才辈出的京剧界站稳脚跟的关键。”

1984年,姚中文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江苏省长荣京剧院,初露头

角。老天似乎有意考验勤奋好学的姚中文,青春期发生的倒呛险些扼杀了他的京剧之梦,但困难吓不倒这位好学上进的年轻人。姚中文在“变声”期间,无论酷暑、寒冬,都坚持练功,从不间断,终于练出了一副宽亮醇厚的好嗓子。1986年姚中文进入江苏省戏剧学校进修,后又得到上海余派名家王世续、王思及教诲,受益匪浅。在技艺上得到很大提高,为日后演艺生涯中屡有斩获打下坚实基础——1989年,姚中文主演的《桃花酒店》荣获广电部颁发的“星光一等奖”;2003年,姚中文参加江苏省第四届戏剧节荣获优秀表演奖;2004年,姚中文参加中国第四届京剧节荣获“儿童题材京剧特别奖”。

2005年,姚中文为求进一步深

造,请长荣京剧院的名誉院长、当代“活红娘”宋长荣先生出面,向谭元寿先生提出拜师深造的请求。谭老师被姚中文的诚心所感动,满口答应,但是提出三个条件:“一不摆酒宴;二不收礼品;三不做挂名老师。”并请求剧院为学生提供到北京学习的机会,也给他提供一个认真教学的条件。

经过十载历练,姚中文终于破茧成蝶。2006年以来,姚中文几次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长荣赴美、加拿大,演出的《游龙戏凤》《坐楼杀惜》受到中外观众的好评,各大媒体记者竞相报道,为京剧艺术赢得了殊荣。2013年3月,姚中文凭借在京剧《主仆奇冤》中杨乃武一角的出色表演,获得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提名奖,创造了自己人生的新辉煌!

淮安这方土地,曾先后走出京剧大师王瑶卿、麒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、京剧表演艺术家宋长荣等老一辈艺术家。2013年,经上海周信芳艺术研究会马博敏会长推荐,姚中文向麒派艺术传承人张信忠老师学习麒派艺术,他的艺术生涯又揭开新的一页。

行话说,学习麒派首先要“够用”的基本功,否则很难胜任。因为它从头至脚,无处不戏。麒派艺术非同一般,首先就要看脚下的功夫。麒派的脚步特色独到,不仅要“提腿、画圈、远伸近落、用腰牵线”,还要“圆场、蹉步、倒步、交叉步、颠步”,一招一式重若千钧,甚是得劲。姚中文学得用心,张信忠先生也教得彻底,他嘱咐姚中文,麒派戏只有天天练功,跑圆场,走脚步,不断磨炼,才能从形似走到神似。张信忠先生强调,麒派的精髓,就在于举手投足、身段组合与人物唱腔、情绪之间

的融会贯通。此外外还要有所突破,两点精神不可少,一是我所用,演员一定要利用好身上一切的物体,如髯口、玉带、肢体动作等等;二是与时俱进,不断打磨,推陈出新。老一辈艺术家留下来的传统与规矩,姚中文时刻铭记在心。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,姚中文先后在澳门和上海大剧院演出了《徐策跑城》和《追韩信》等剧目,得到了老师、专家的认可和好评,一致认为他是个难得的麒派艺术可塑之才,也希望他不断努力学习,把麒派艺术的大旗扛起来。

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,艺术没有捷径可走,只能靠持之以恒的努力。”姚中文把演出的成功归结为平时毫不松懈的精神。在《乌龙院》排练现场,在正式演出前的几个小时,姚中文仍旧在一遍一遍地排练;即使下了台,他依然与剧团演员在细节上反复琢磨,在接受采访时,脸上往往还带着排练演出的汗水。不管是什么演出,姚中文都会积极调养自己的嗓音,在服装、造型方面反复进行打磨调整,在技艺方面也会主动向老前辈求教,只为在舞台上把最完美的自己展现给广大观众。



寻宗越千年(五)

□王双华

留名便有沾名之嫌,他是如此阳光,乐于将爱心施与他人。他第二次让马,不顾张皎妻子是流放人之妻,关心妇孺,尊重和爱护女性,这种思想行为在封建社会很少见,其文明的理念在那个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。

王义方心善若水,不贪锱铢之利。王义方在长安城购置一座宅院,搬进屋后,发现庭中两株梧桐树没算钱,他要计价给原房主。大家都劝道:“树当随宅,无别酬例。”他坚持再付给四千树款。原房主拿到这笔额外的资金,心底涌起一股热流,让千年之后的读者还会感受到酬金的余温。

自古以来,儒家追求修身、治家、平天下。然而,厚重的二十四史,多是怀璧不遇,遇君不贤。屈原理想破灭,怨愤、苦闷而作《离骚》;孔子为传播自己的学说和政治理想,乞丐一般周游列国;抱着“学得霸王术,卖与帝王家”的进取之心的李白,局终理想无情破灭,唯有一声长叹《蜀道难》;中国的读书人,十年寒窗,一举成名,启用则扬眉吐气,疏远则幽愤、委屈,如后官的嫔妃,拟词《长相思》,表明心迹,乞求龙颜大开,何谈其独立的人格和思想,正如鲁迅所阐述,中国的封建史,就是一部想当奴才而不得的历史。为什么我对王义方有挥之不去的情结,因为把他放在沉重的历史背景下,可以看到,王义方活出了自我和自信,活得光彩,可敬!



贺新春二首

□羊亚

- (1) 迎春守岁喜连连,往事如新映眼前。多彩人生诗作伴,如歌岁月梦开篇。 (2) 迎新辞旧喜连连,火树银花不夜天。美酒金樽心里醉,红福闪闪照新年。

说说“聘香的”和“嘴群子”

——涟水方言概说之二十七

□万洪勇

在涟水话里,“聘香的”和“嘴群子”这两个语汇人们再熟悉不过了。要是形容化妆品、花果和菜肴的香气足,人们笃定会用到“聘香的”这个语汇。至于“嘴群子”,更是常常挂在人们的嘴边的,如谁是“厚嘴群子”,谁是“消嘴群子”,谁的“嘴群子”发乌,谁的“嘴群子”红润,谁的“嘴群子”翘皮子了,谁的“嘴群子”起火泡子了,使用频率非常高。

不过,这两个语汇里的“聘”和“群”,字典里并无发音相同、意思相同的字与之对应,相对于普通话而言,“聘”和“群”纯属方言词。“群”容易推知,它的本字当是“唇”字无疑;

“聘”的本字则较为隐蔽,但也不难推测,它其实就是“喷”字。“喷”是个多音字,一个音是pēn,一个音是pèn。“喷香”和“喷喷香”里的“喷”读pèn,这与“聘”同声调同母,但韵母不同,“聘”的韵母是in,“喷”的韵母是en。而“群”与“唇”也是声调相同、声母相同(以前的篇目里介绍过涟水方言里存在声母ch与q不分的情况,如“缠”读成“前”)。韵母不同。“群”的韵母是ün(ün是üin的简略形式,ü是介音,韵母的主要部分落在in上),含yin;“唇”的韵母是un(un是uen的简略形式,u是介音,韵母的主要部分落在

en上)。 这也就是说,“喷香”的“喷”和“嘴唇”的“唇”,韵母都含en,而在涟水话里,那两个原本所含的韵母en却都变成了in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

原来,在古汉语里,in和en就是长期纠缠在一起的,上古韵部的真部、文部和侵部都包含现今韵母为in和en的字,平水韵里的十一真和十二文这两个韵部里也都含有现今韵母为in和en的字,近现代流行的十三辙更是把现今韵母为in和en的字归到了同一个韵部辰辙里了。

古汉语in和en不分的现象在现代汉语字汇的注音上留有大量痕迹,非常容易观察。如“贫”“珍”“邻”这一组形声字,它们的声旁都是“分”(韵母是en),但它们的韵母却都是in;“银”和“根”,声旁都是“艮”(韵母是en),但它们的韵母却分别为in和en;“吟”和“岑”,声旁都是“今”(韵母是in),但它们的韵母却分别为in和en;“淫”和“任”,声旁都是“壬”(韵母是en),但它们的韵母却分别为in和en。另外还有“隐”和“稳”、“尹”和“笋”,等等等等,in和en不分的字例可说是俯拾皆是。

另外,从古汉语的通假字上也

可读出in和en不分的现象。如《中山狼传》里的“信足先生”,“信”通“伸”,这就说明“信”和“伸”同音。 既然in、en不分的情况这样普遍,自然要在方言里有广泛、大量的留存。事实也正是这样。如《鲁滨逊漂流记》,主人公Robinson翻译成“鲁滨逊”,最后一个音节跟“孙”接近,但是译词却选择了“逊”,这就说明翻译者的家乡方言里“逊”“孙”同音,也就是in、en不分。再如,广东话把“心”说成“森”,把“筋”说成“根”,东北人把“人”说成“银”,也都反映了in、en不分的现象。

有趣的是,in和en不但纠缠着

古今汉语,也纠缠着美英口音,在英国口音里发成in的,在美国口音里会发成en。如Window,美式发音是“云斗”,美式发音是“文斗”;Vincent,美式发音是“云森特”,美式发音是“文森特”。

回过头再来看一下,我们涟水话把“喷香”说成“聘香”,把“嘴唇”说成“嘴群”就显得很平常自然了。我们还会因此悟出“斤斗”为什么会“翻”成“跟头”,因为“斤”和“跟”原本就是同音。

